

给朋友发微信，是用“你好”，还是用“您好”？有些踌躇。你好，觉得有一点居高临下，不够尊重；您好，又带有一点趋奉的意思。商家的客服和售后无论对谁，一律都用“您好”，那是推销的一种小计谋。如何长幼有序、不卑不亢？英语中的第二人称代词“You”，倒是没有尊卑之分，且主格宾格、单数复数都行，只是如果写成“某某You好”太突兀，也不合文法。汉语中的第二人称代词很多，如汝、尔、而、乃、若等，但古人彼此是用尊称代替第二人称的，不会说“而好”“若好”。最后终于想到了一个“依”字，吴依软语，嘴上天天在说的，偏偏提笔忘“依”。依，不分老幼，不分贵贱，不讨好，不疏远，而且还有地域概念，写的人自然流露，阅读者也感到亲切随和。

其实真正让人抓耳挠腮的，还不是人称代词，而是代词之外，露面相遇时你我之间的称谓。你可以不发邮件，不发微信，但日常生活中不能不呼朋唤友。过去农耕时代是“呼儿趣秧稻，唤妇催酿黍”，现在交际面广阔了，除了亲友、学友、乡友，还有旅友、书友、车友、棋友、股友……只要口不失言、耳不失聪，你总要称呼别人和听被别人称呼。而当你被人叫唤时，是能从那一声称谓中，分辨出自己的身姿代码，看得到自己的社交剪影的。

有一天我走在马路上，耳畔很突然地听到一声“小肖”，周边无人，迟疑了半天循声望去，是年轻时的一位工友，笑眯眯地看着我。多年未见，他衰老得厉害。由彼及此，我也早已两鬓染霜，称呼虽然亲切，但六十好几，老冉冉其将至兮，恐“小”名之不立，让人听见了难免窃笑。但我仍然感到了一种悠久的关心和呵护，很享受这个青春的符号。与此相对应的一种情景是，不久前给新居天窗安装风琴窗帘，刚和设计师讨论完毕，转身听见他对妻子说：“这个方案老先生同意了。”老先生？退休至今，最高级别是被称为“大叔”，自我感觉良好，还得意地写过一篇《试问青春今几许》……“老先生”有点受伤，有些恼怒，不由扭头对设计师流露了一脸的不高兴。

有了被称老的受伤心情，便会留意呼叫他人的称谓。李宗吾说“逢人短命，遇货添钱”，路上碰见别人时，把人家年龄说小点；看到别人买的货，把货的价钱说高点。这也是情商，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交礼仪。人生俱老，见到长辈，尽量把年龄往小里说，能叫“大姐”的不要叫“阿姨”，能叫“阿姨”的就别叫“奶奶”。但在现实生活中，口将言而囁嚅，要判断斟酌，审时度势，有时是很累人的。我的做法是以不变应万变。孔子说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”，我在此将范围缩量为二人，彼此相遇，无论是达官贵人，还是贩夫走卒，一概将其称之为“老师”，雅俗共赏，老少咸宜，呼者轻松，闻者舒畅。

当然，文字上的称谓则需要正经了，也复杂了。即使对方是比你年龄小的同辈，也要称一声“兄”，那是敬语，闻者不以为忤。而在微信同窗群里，不能称某个同学为“老师”，这裡的老师是实指的，被叫到的同学会认为是揶揄。想到中学语文老师给我们讲《报任安书》，那封书信冗长繁杂的开篇：“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，再拜言。少卿足下”，有自谦之称，有对任安的尊称，初读时剪不断理还乱，比较而言，今天的我们还是属于省心一辈。

那天在朋友圈发信息时，有意浏览了朋友们的昵称，发现有人起名为“依好xxx”，也有人自称为“xx，你好”，开始只以为别具一格，但轻点他们的个人头像，@到他们，弹出昵称，便会发现这样的昵称煞费苦心：与其交流的你不必再纠结长幼卑亢，用不着斟酌使用“您”“依”，连写问候语都是多余的了，跳过前奏，直奔主题，不由得为此击节点赞。古诗云：“犹有形骸生影迹，却将文字寄名称。”对于这样的智慧，真该抱拳作揖，恭恭敬敬地称一声“老师”，当然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师。

孩童教育，家长如能做到或努力去做到“放任而不自流”确非易事。因为，这既对立又统一的养育意识的形成，首先得改变的是家长本身。一般而言，无论受过何种教育背景的家长，潜意识中无不顽强地贯穿了一个“管”字，“子不教，父之过”便是天条。诚然，尚处启蒙阶段的孩童确实令人操心，甚至焦虑。不过，当您哲学地把握了“放任”和“不自流”的脉搏，遵循孩童活泼天性的发挥，那么，一定会尝到孩子创新活力所带来的惊喜。

早在1996年，女儿7岁时，我曾在《为了孩子》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，就是结合自己作为父亲所给予女儿“放任而不自流”的过程。想不



边看边聊

到，这个话题，居然还引来了市电台一档育儿节目的电话采访。女儿读小学时，尽管我做小学语文老师，但从不在她面前重复课本内容，因为，这属于老师的职责。我着力下功夫的是竭力营造与女儿对话幽默、诙谐的语言氛围，常常用反语去激发她的反应能力和逆向思维能力。于是，七八岁的女儿也常常会口出一连串词不达意的成语，甚至将一些贬义成语挂在我头上。我“哈哈”之余，事后再给她耐心解释错在哪里及准确的应用场景……女儿才一岁多时，我就让她自己趴桌上吃饭，桌上被弄得一塌糊涂是常态，但总比人



百合花 (彩色钢笔画) 陆锡民

火炕情深 伦丰和

前几天，我收到老家东北营口表弟发来的视频，看着那漫天飞舞的大雪，思绪勾起曾经的乡愁，情不自禁想起那个年代的往事。

1963年暑假，读高二的我，第一次乘海轮护送奶奶到大连，转火车返回营口。三姑为了迎接回老家定居的母亲，特别想盘一个火炕，让老人家安度晚年。那个年代物资匮乏，旧房青砖只够砌炕沿。和我同年生的表弟很能干，他说，二哥咱去捡，街坊周边有一些工厂的建筑垃圾，那里常常有砖块。一周下来，我们捡了一小板车的砖，周围的邻居听说奶奶从上海回来养老，纷纷送来旧砖。众人拾柴火焰高，奶奶的火炕终于盘好了。

夏天的火炕，不烧火就是凉炕。奶奶见到与上海不同的床——火炕，喃喃地说，回家了，真好！从未有过的麻利，噌的一下就

上炕了，盘着一双裹着的小脚，抓起筐萝里东北榛子，也不怕硌牙就嗑了起来，简直返老还童了。火炕让奶奶找回了东北的烟火气。

返沪后，我特别想她老人家。1966年，我已是大二学生，冬季大串联，我从上海赴北京再去沈阳，又从沈阳到营口。东北的冷别提了，大雪纷飞，银装素裹，家家屋檐下垂着一根根冰刺子，我把上海的冬装全套在身上，还冻得瑟瑟发抖。三年不见的表弟已是电工，他骑着飞鸽牌自行车来接我，自行车在雪地里，艰难地前行着。不一会儿，街坊的路口，站着一位白发苍苍、矮矮的小脚老太太，全身上下披着雪花，只露着微笑的双眼……啊！奶奶——我立马跳车，朝奶奶的方向一步一滑地跑去。

进入火炕的屋子，只感到热乎乎的，炕桌上摆了好几个菜，一盆热气腾腾的酸菜粉条炖白肉，

有一段黄土，在郊外的路边。也在路中。一段隆起，不长，高不过膝盖。上面，有绿草，有黄树。有一些杂草，还有一些粉尘，污白，一种郊外的本色。这是一段两条路面的相交处。上面的一条，高了，一路呼啸着集装箱大车，一直往桥头而去。另一条小路，低了，只以相同方向，静静走到河边。于是，留下这一段隆起，一截黄土城墙，像是在大人世界的小人国中。

活力,从放任而不自流中来

丁 汀

使跌倒了，只在边上喊口令而不上前搀扶，即使再哭闹，最终还得自己爬起来……由于放任女儿的肢体活动，引来了一连串的不良性循环：运动量大了，消耗也大，饮食量随之增加，食物品种的包容性也愈加宽泛，不再挑食。体质明显增强，人称“小墩子”。

曾担心女儿有“多动症”倾向，她对学手风琴不感兴趣，还

入冬了，朔风凛冽，冷雨敲窗。眼前的景致，有点黯淡，有点萧条，有点落寞。人的目光其实很“好色”。赤橙黄绿青蓝紫，对人的眼睛是一种诱惑。在缤纷斑斓的色彩中，笔者崇尚绿色。

绿色，是春天的颜色，人类生命的象征，也预示了健康与活力。绿色给人希望、安怡、宽容与和平，让我想到了生机盎然、心旷神怡、赏心悦目、悠然自在。

在春、夏、秋三季，绿色一直唱着主调，但随着寒冬降临，梧桐卸下绿装，榆树、栎树、桑树纷纷落叶，窗外的几棵树半个月前已斑驳一片，如今在朔风中黄叶洒了满地。

于是我在室内莳弄花草、玩耍盆景，想把春天留在屋里。但花草是有生命的，养好盆景更是不易。买来的盆栽花卉树木，养不了一个月，全枯萎了。为了赏玩盆景，前几年还特意去苏州拜访了周瘦鹃翁的外孙李为民，他在园子里养了上百盆花木盆景，端是标致。据其言，为了这些心爱的宝贝，他已十几年没外出旅游了。他从早忙到晚，修剪、浇水，掘土，翻盆，三百六十五天，一天也没闲着。参观回来，我长长吐出一口气，养花卉盆景实非易事，一介书生难以服侍。

杜鹃、茶花、月季、海棠、君子兰，听养花行家说，极难养。我干脆买点四季常青的盆栽植物，小榕树、雀梅、黄杨、六月雪……从花卉市场搬回家，见其枝条或仰或卧，或伸或垂，甚是撩人。婀娜多姿、俏丽曼妙的花朵令人迷离，着实让我

是令我至今难忘的东北菜，因为这是他们过年的硬菜。

晚上睡在哪里？奶奶说，今晚老疙瘩睡在我炕上，他从来没有在冬天睡过火炕。奶奶的火炕格外热，我和奶奶躺着唠起嗑来，起先我有问必答，但因为一路累得不行，就渐渐睡着了。半夜，突然间，我哇哇大叫，炕头太热，烫死了！这才发现奶奶高兴得没睡觉，一直坐在炕上瞅着我，看着我打呼噜、讲梦话、踢被子。醒后我也无睡意，两人一直唠嗑到天亮。没想到祖孙情谊凝聚在火炕上！

黄土 (外一章)

魏鸣放

也留下了一人，总是坐看。坐想。白夜一个人，一柱光。于是，小树林的夜，转动了。以一支手电，手中抬起，向上。一道白光，会惊起树上的鸟儿，一只两只，有声无声，在黑与黑之间移

动。以一支手电，向下，对准了小河。水底之下，会有一些红点，白点，亮了。那是河虾的眼。它们，在慢慢退下，一直退到没有。一些穿条鱼，三五十条成群，或是更多。它们，只在水面上走。总是，投一片灯光，激一片沸腾。不再安静，像是被灯光烫着了。更有一条两条，凌空起跳，竞相折腰，一化成了白银。最小的月亮。

七夕会

晚上回到家，只见空调机的出风口喷吐着舒爽的凉气，机肚里能储十多斤水的水箱还有一半，在一边的女儿自豪地宣称：“全是我自己完成的”。事后，得到邻居“告状”：“你女儿为了到晒台水龙头装水，阿拉被伊浇成落汤鸡喽！”我赶紧赔不是的同时，心里却热乎乎的……

放任——其实是对孩童自身潜能的科学预判，与此同时的“不自流”把握——其实是规范孩童对未知领域的具体操作方式的耐心指导，而绝非“管制”抑或替代。在物质愈发丰厚的今天，似乎更具有现实意义。

我不能想象，一个从小胆怯、懒惰的孩子长大后会有什么大作为？

高兴了多日，只不过盆栽的花木也不易莳弄，不过月余，花已谢，叶已枯，芳踪丽影变成了枯木凋零的景象。提了盆向花匠询问，或曰水加多了，或曰水加少了。写字台上的文竹虽呵护有加，依旧黄了。思前想后，定是爬格子的人或忘了添水，或是添水多了，还有，没将花木放到室外去通风，好看的树木必然娇贵，你不用心，它就活不了。

一日想起，当年初编“花鸟虫鱼”版时，买过几十本养花的书，赶紧取出来翻阅，找到一本《家养水培植物》，一读之下，让我茅塞顿开，既然盆栽的花木不易莳弄，不妨就养点水培植物吧，一样可以让室内春色常驻。于是选定了绿萝、富贵竹、吊兰、伞草等，这些水培植物，不需泥土，只需插在玻璃器皿里，两三天换一次水，翠绿耀眼，清秀雅致，放置案头，大可养目。

前些日子，又迷上了日本吊钟，这种植物自有说不出的清逸与妩媚，树冠呈圆形，精巧清新，舒展自如，颇有点诗情画意。春夏为翠绿，至秋转红色，插入水中，纯净水加点营养液，可养四五十天，我养的一枝吊钟竟绿了两个多月。到了冬天吊钟枯萎了，就养马醉木，马醉木形似吊钟，只是不够精致，粗放了些，如果说吊钟是小姐，马醉木便是丫鬟，价格便宜了一半，而且四季常青，家里养几枝马醉木，好像柜上有一片小森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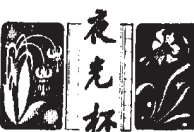
寒冬腊月，室内春色几许？留绿的愉悦是自我陶醉。

84岁的老叔发来一组四字的宁波老话，让我辨识。老叔的这些宁波老话，绝不能望文生义。比如：“铁色符录”“河白烂滩”“雨毛滯滯”“阿宝背书”，这些或能一知半解；但像“团堂骨气”，则不作骨头解，也非团长、堂主有骨气之说，而多指小女孩伶俐有过而“移样怪得”。又如，“野猫尿臭”，非讲野猫尿味之臭，而指野书、毛书。周时奋先生在书中说，不正宗的书目，引申为无味。宁波人在品尝某些菜肴中有：“格碗汤炸煮为野猫尿臭啊！”也许就也体现了宁波人性格直爽、语言直白的特征。

宁波说话的传承性很强。比如“爹头娘脚”一词经常能听到，但它非指基因让你有父亲的英俊、母亲的娇小。而讲某人做人、办事、理物不知就里，没有头绪，如果用“鞋子穿在袜子里”之解或许很妥帖。同样“顶头摸脚”，也非顶着头去摸脚，而叮嘱人办事要一门心思且有快去快回之意。当然，“清水光汤”“奇出奇样”“拆骨勒新”“滑哒精光”“心塞眼闭”等，则比较好懂，其词义及语音与上海话比较接近。

类似，“老早百里，千年拦板”，放在一起也还是能辨义，至于“和落山姆、哼白唧当、一塌骨子、一天世界”之比较，尽管都表达数量，但“哼白唧当、一塌骨子”，仅指这些；而“一天世界”则有铺天盖地之多；而“和落山姆”是外来词allsum的音译，反映了宁波近代通商口岸的历史印记。

如果说苏州话糯，上海话硬，那么宁波话“石骨挺硬”就是注解了。过去弄堂里听到：阿毛骨头脑痒野到啥地方了，吃夜饭喽！这肯定是宁波人家。而苏州人家：啊小囡，倅在阿厢里？好回来吃饭了哉。与宁波人高喇叭相比，所以有了情愿搭苏州人吵骂骂，不愿搭宁波人讲闲话之说。当然，宁波说话音高声大，但传播传承的广泛性不容置疑。



夜光杯